

迈向21世纪的语言学

主 编 吴国华

副主编 王铭玉

语言国情学

Linguistic Culturology

吴国华 杨仕章 编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外教社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作者专项资金资助项目第 199910 号

迈向21世纪的语言学

主 编 吴国华

副主编 王铭玉

语言国情学

Linguistic Culturology

吴国华 杨仕章 ~~编~~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语言国情学/吴国华,杨仕章编.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

(迈向 21 世纪的语言学/吴国华主编)

ISBN 7-81095-488-1

I. 语… II. ①吴…②杨… III. 语言国情学—文集 IV. H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29297 号

出版发行: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上海外国语大学内) 邮编: 200083

电 话: 021-65425300 (总机)

电子邮箱: bookinfo@sflep.com.cn

网 址: <http://www.sflep.com.cn> <http://www.sflep.com>

责任编辑: 桂乾元

印 刷: 上海市印刷七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张 12.5 字数 322 千字

版 次: 2005 年 6 月第 1 版 200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3 100 册

书 号: ISBN 7-81095-488-1 / H · 169

定 价: 18.00 元

本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向本社调换

总序

我在“对中国英语教育的若干思考”(《外语研究》2002年第3期)一文的附注中曾有这么一段话:“感谢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由于上外出版社和北外出版社的竞争,近两年它们分别引进出版了大批语言和文学原版书,受到广大导师和研究生的欢迎。”人们可以从不同视角去解读这两家权威出版社互动的深远意义,如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在外语出版界的反映,这是中国参加WTO的必然结果,这是中国高等教育走向现代化、国际化、全球化的标志,不一而足。我们教师是讲实际的,有书看比没有书看好,有许多许多好书比一门课只念一本书好。但是,人们也清醒地认识到,事物总是两方面的:现代化、国际化、全球化不能光抓引进一面。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都想了解国内的情况,知己知彼,才能学得深入,学以致用。何况我们也应立足于培养高水平的人才,拿出自己的具有国际水平的科研成果。所幸解放军外国语学院的老教师们早看到了这一点,近几年来立项研究国内语言学界的研究动向和成果,这套《迈向21世纪的语言学》系列丛书便是他们深邃远见所凝聚的心血。

语言学的领域广,分支多,要在短时间内摸透所有的学科,未免强人所难,不合实际。幸好本书的编者不愧是有素养的军人,能集中兵力,围攻主要战略目标,这主要战略目标便是当代语言学的最具代表性的学科和具有时代意义的前沿学科。在本丛书八个分册中:《普通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是有关语言学的基本理论和实践的当家学科,当在首列;语言作为人们交际的符号之一,而

且是最主要的符号工具,说明《符号语言学》的重要性;语言是用来表达思想和做事的,《语义学》和《语用学》分别从语言本身和语境讨论意义的表述和理解;语言是人在所生活的社团中交际的工具,在这个意义上,《社会语言学》和《语言国情学》把我们引入探讨语言和使用者的关系,语言使用者和民族文化和习俗等关系,以及对语言使用的影响;最后,上世纪中叶启动的《计算语言学》必然在新世纪得到飞速的发展,它在多媒体教学、机器翻译、语料库建设、信息技术等领域的作用将关系到一个民族的存亡。

1987年,当我和一些老师合作编写《语言学教程》一书时,王宗炎先生和许国璋先生在“第一版序”中曾给过一针见血的但又是善意的批评和帮助。不妨转录如下:

1. 引进的理论,能用汉语说得清,讲得懂;能用汉语的例证加以测验。

2. 凡有可能,不妨采用现场工作法。我国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和测试学研究者已做出榜样,值得学习。

3. 凡在汉语诸范畴中验证外国某一理论,其有解释力者肯定之,其解释力太弱或不具解释力者指出之,其主观臆测者直言之,不以权威而护短,不以宗师而慑服。

4. 尊重我所不懂或不明白价值所在理论,不以有用无用、正统邪说为取与舍的标准。对理论有矢志不渝的精神,理解深,教得熟,力求贯通、比较、自创。

5. 汉语研究者中的前辈已经做出的自创,外语系出身的研究者应该认真读,读懂,直至应用到自己的研究工作。

十五年过去了,上述情况是否有所改观呢?我认为有的。本丛书所遴选的论文可以佐证。这些论文印下了同行们前进的足迹。有不少论文对国外的理论比过去说得更清楚,有不少论文注重现场调查,有不少论文选用汉语例证,有不少论文试图提出自创的理论,更令人高兴的是有许多论文出自汉语界研究者,为我们提供了学习的机会。如果考虑到本丛书作者群中有各个语种的研究

者,也有计算机科学的研究者,在我们眼前顿时涌现了一支生机勃勃的来自四面八方的语言学大军,我国的语言学研究自当会有更蓬勃的发展!

还应指出,解放军外国语学院的老师们的工作不仅仅是遴选论文,而是为每一分册整理了该学科的概观、发展和趋势的引论,并对每篇文章进行客观分析与评论。这一编辑思想保证了论文集走上一个新的台阶,也是对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师资力量和水平的检阅。愿他们今后取得更大成就。

胡壮麟

2002年11月

北京大学蓝旗营

前 言

近几十年来,国外语言学研究的进展迅速,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更是汗牛充栋。挖掘学科成果,提炼学术思想,形成系列研究,巩固学科发展,弘扬民族精神,是编撰本丛书的主要目的。

本丛书以八大语言学前沿学科为线索,以我国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为基础,对各学科在我国的发展进行系统的总结,对我国语言学家的重要思想观点进行评析,对 21 世纪语言学的发展做出展望。丛书共有八个分册,分别为《普通语言学》、《符号语言学》、《应用语言学》、《语义学》、《语用学》、《社会语言学》、《计算语言学》、《语言国情学》。各部分的主体结构如下:(1)总序;(2)引论(包括学科概观,学科在我国的发展,学科在 21 世纪的发展趋势等内容);(3)20 世纪(主要是 1978 年以后)我国学者的代表性研究成果;(4)评析(对每篇学术文章进行客观分析与评价);(5)主要文献索引。

应该说,中国的语言学研究成果并不算少,但各自为政、零散分布是主要问题。在进入 21 世纪之际,系统研究、合力共现,将对中国的语言学研究与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另外,我国高校的语言理论教学对国内外学术思想和科研成果的追踪和发展往往重视不够,重复性劳动普遍存在,造成严重的人才和资源上的浪费。本丛书将为展示前沿科研成果、促进语言理论的研究和教学提供较为完备的案头参考。

鉴于编者涉猎面有限,在遴选论文的过程中,难免会挂一漏万,“引论”中的一些观点和对每篇论文的“评析”也会有不够准确、

客观之处;另外,本丛书所收录的论文基本上选自国内的一些学术期刊,为便于读者查阅原作,编者未对论文的体例作大的调整 and 统一,尽量保持原来的样式,敬请同行专家批评指正。

需要说明的是,编者在选定论文之后,向每篇论文作者发去了联系函,并得到了他们的积极响应和大力支持。在此,我代表课题组向各位专家、学者表示衷心感谢。遗憾的是,个别原作者由于地址变更等原因,至今未能联系上。在此,敬请有关论文作者或其亲朋好友见书后及时将有关信息通知我们或出版社,以便取得联系。

吴国华

2002 年 10 月

目 录

引论	吴国华 彭文钊 杨仕章	1
一门新兴的语言学科——俄语语言国情学	季元龙	37
关于比较语言国情学	朱邦芳	41
对开展国情语言研究的几点思考	张中华	50
语言国情学初探	谭 林	61
语言国情学及其背景——从语言及文化的背景		
看苏联的文化语言学	俞约法	71
创建有中国特色的俄语语言国情学	林宝煊	94
语言国情学的出路——文化语言学	丁 昕	103
关于语言文化学的研究范围	赵敏善	112
词汇的文化背景意义初探	李福安	119
“词汇背景”小议	郭聿楷	132
析谈俄语词的文化伴随意义特点	吴国华	142
谈伴随意义的几个问题	孙国军	151
专有名词的语义特点拾零	杨喜昌	163
俄汉语颜色词研究	王育伦	169
论词义的民族性与模糊性	李济生	179
文化语义学导言	吴国华	192
对俄语动词的文化语义学分析	杨喜昌	205

试论民族文化同义词	郑桂芬	216
俄语谚语的民族特点初探	宋传伟	227
俄语成语的民族文化特征	丁 昕 李桂芬	236
俄语成语语言国情研究方法	宁越红	247
俄语谚语的语言国情学分析	赵国栋	258
论民族文化特点与外语篇章的语义理解	李向东	270
汉俄思维方式及其在语言中的表现	何孟良	279
试论民族文化同义搭配	乔 瑶	290
俄语身势语的分类、特点、功能及其他	刘光准	301
论俄语交际文化	吴国华	319
浅议俄汉文化背景下的非言语交际行为	周小成	329
俄汉民族左右尊卑文化现象比较	刘光准	337
略论俄民族关于数的认识	杨仕章	350
术语 <i>менталитет</i> 及其内涵	朱达秋	363
语言国情学和双语词典	吴克礼	373
主要文献索引		384

引 论

吴国华 彭文钊 杨仕章

一、语言国情学诞生的背景

自从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奠定了结构主义理论开始,语言学主要是把语言作为一个稳定的结构系统进行研究,用一套精确的术语来分析和描述语言,以揭示语言内部的本质和规律,为语言学的发展和进一步深入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语言学摆脱了结构主义的束缚,不再满足于对作为一个封闭静态的语言结构系统的分析和描写,转而重视研究“语境中的语言”和“运用中的语言”。语言学研究逐渐由语言转向言语、由形式转向意义、从结构转向功能、从描写转向解释。语言国情学正是在这一宏观理论背景下于 60 年代末、70 年代初诞生的。在微观研究方面,语言国情学的核心其实是语义问题。近几十年来的研究表明,语义学实际上已经从意义过渡到知识的研究。(Караулов, 1988)语言国情学正是把语义同文化知识结合起来研究的代表性学科之一。它的主要任务就是揭示词语、句子或语篇中的民族文化语义(национально-культурный компонент^①)。

“语言国情学”作为一个独立的术语和学科名称确定下来经历了一个过程。这与 E. M. 韦列夏金(Верещагин)、B. Г. 科斯托马罗夫(Костомаров)在对外俄语教学领域积极倡导一个新的教学方法

论,并由此推动创建一门独立的语言学分支学科有直接关系。早在1969年,韦列夏金在“国情学在对外俄语教学实践中的地位和作用”(Роль и место страноведения в практике преподавания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как иностранного)一文中就使用了 страноведение(国情学)这一现成术语阐述其在俄语教学过程中注意结合国情教育的观点。两年之后的1971年,在他与科斯托马罗夫合著的“国情学在教授外国人俄语中的语言学问题”(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ая проблематика страноведения в преподавании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иностранцам)一文中首次出现了“语言国情学教学法”(лингвострановедческая методика)这一术语,意指“教授与掌握(所学语言)表达平面和内容平面的教学过程”(1971: 10)。这一思想在语言国情学的两部权威著作《语言与文化》(Язык и культура. М., 1973, 1976, 1983, 1990)和《词的语言国情学理论》(Лингвострановедческая теория слова. М., 1980)中得到了全面、系统的阐述。从此以后,лингвострановедение(语言国情学)作为学科名称和术语得以明确化、规范化,并被收入1990年版的《苏联百科辞典》。

综观整个80年代,лингвострановедение这一术语的使用基本上有两大趋势:一是从与语言、言语、交际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任意现象中抽取文化信息的任何分析都可以解释为“语言国情学式”的;二是把文化因素纳入语言教学过程中的任何实践。这一术语使用的混乱现象在1987年敖德萨第三次语言国情学国际研讨会上达到了顶点。从大会发言的题目即可见一斑,如“Лингвострановедческая компетенция(语言国情能力)”、“Лингвострановедческий комментарий(语言国情注释)”、“Лингвострановедческие реалии(具有语言国情价值的事物)”、“Упражнения по лингвострановедению(语言国情练习)”、“Сопоставительное лингвострановедение(对比语言国情学)”、“Лингвострановедческая ценность(语言国情价值)”、“Лингвострановедческая информация(语言国情信息)”等等。

(Прохоров, 1998: 33)

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随着前苏联的解体(1991),特别是第四次语言国情学国际研讨会(1994,莫斯科)之后,先后出现了 лингвокультурология, лингвокультуроведение(语言文化学),形成了与原有术语 лингвострановедение 并存的局面。但在国际俄语教师联合会会刊《国外俄语》和一些学者的著作中仍常常使用 лингвострановедение 这一术语。(吴国华,1999)

语言国情学在建立初期不过是教学法的一个方向,只是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才逐步形成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因为它和语言学、国情学、文化学的密切关系,所以我国也有一些学者建议将 лингвострановедение 译为文化背景学、文化语言学、国情语言学、语言文化学、语言国俗学等。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该学科从诞生那天起就具有了一种复杂的性质。学科名称和术语的更替昭示着研究领域的拓展与深入,同时也是一个学科澄清谬误、不断走向成熟的过程。

二、国外的语言国情学研究

1. 关于语言国情学的基本理论

1.1 词汇背景理论

韦列夏金和科斯托马罗夫认为,任何语言的词语中都携带有一定的民族文化义素。他们将带有民族文化义素的词分为 3 类:不对应词(безэквивалентные слова)、背景词(фоновые слова)和伴随意义词(коннотативные слова)。其核心是词汇背景理论(теория лексического фона)。

词汇背景理论认为词由词位(лексема)和义位(семема)构成,分别对应的是词的表达平面(план выражения)和内容平面(план содержания)。义位由若干义素(семантические доли — СД)组成。按照是否参加对事物的分类,义素又可分为概念义素(понятийная СД)和非概念义素(непонятийная СД)。例如,通过

联想试验我们可以获得俄语词“белый”(白的)有关的义素:

- Белый: 1) цвет снега 2) бумага 3) облако 4) ворона
5) уголь 6) мясо 7) свет 8) изба...

其中第1)项参与对词的分类,明确该颜色为 цвет снега(雪的颜色),以区别 цвет крови(血的颜色)等等。其余义素说明非本质、非概念,但是与该词有关,说明该词所指事物的性质特点。据此我们可以判断1)为概念义素,其余为非概念义素。如果说概念义素是语言表达某一客观事物、某一思想观念,即我们通常所说的理性意义的话,则非概念义素是人们在运用语言时联想到的现实生活中的经验,表达人们在使用语言时感情上的反应,并从广义上显示特定语言社团的社会文化特征。(吴国华,1996: 3)根据韦列夏金和科斯托马罗夫的定义,概念义素与概念相对应,而非概念义素又称为背景义素(фоновые СД)。背景义素的总和即为词汇背景。

语言国情学对义素的理解超出了传统语义学对义素的理解,因为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中,即使某一语言符号表达的是同一概念,它的背景义素也可能不尽相同。例如,“学校”这一概念在英语 school 和俄语 школа 中虽然有一致的概念义素,但也不排除不一致甚至彼此对立的非概念义素。如 public school 直译为俄语则为 общественная школа,然而对英国人来说 public school 恰恰不是公共的(общественная),而是私立的(частная)和付费的(платная)。

依据背景义素的性质,可将其划分为社会性义素(социальные СД)和个人性义素(личные СД)。所谓社会性义素是指某些 СД 在一定的语言社团内享有普遍性和广泛性,为人所共知。只有社会性义素才有分析的价值。而个人性义素反映了说话人(作者)对事物(现象)的认识程度,含有较强的主观因素,往往因人而异,故不属于语言国情学的研究范畴。确定社会性义素的主要标准,就是看其转义、文化感情色彩、象征意义等有无一定的社会性,是不

是大众的、普遍的。虽然词的非概念义素是通过联想试验等手段获得的,联想也有强烈的个人性(индивидуальность),但为了使研究更具客观性,我们在采集资料时应当把重点放在那些具有相对普遍性的义素上。例如,我们在对 сова(猫头鹰)一词进行联想调查时发现,约有60%的受试者(俄罗斯人)提到了 ум(智慧)的概念,所以尽管辞典中无此义项,我们还是把它作为 сова 的一个社会性义素。而有些个人性义素,尽管有些是名家用法,但未得到公认,也不应列为分析对象。(吴国华,1999)

依据社会性义素的所属关系及普及范围,又可将其分为民族文化义素(национально-культурные СД)和跨语言义素(межъязыковые СД)。前者指该语言所特有的义素,也只有在该语言社团内才能被人们接受。跨语言义素是指语言间通用的、一致的义素,如 белая бумага(白纸)等。此外,跨语言义素依据流传范围的广狭还可分为全人类义素(общественные СД)和区域性义素(региональные СД)。顾名思义,前者可为全人类所共有,而后者只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中通用,如 белая ночь(白夜)只在高纬度地区民族的语言中才是现实的。

应当指出的是,在外语教学中重视揭示词语中民族文化义素的同时也不应该忽视区域性义素。因为从对比语言国情学的角度看,某些区域性义素同样具有民族文化特点。(吴国华,1997c)

我们知道,词的义素可通过操母语者的联想试验获得。研究表明,从某一义素与其所属词语的内外关系看,还可将背景义素分为普通义素(экзотерические СД)和异常义素(эзотерические СД)。那些不专属于某一特定词的义素,对该词而言是外部背景义素(внешние СД),韦列夏金和科斯托马罗夫称之为普通义素;而那些只为某词语所特有的义素是内部背景义素(внутренние СД),称为异常义素。例如,скатерть(桌布)是 стол(桌子)的一个异常义素,因为它同 кровать(床)和 стул(椅子)都没有关系。例如 С. И. 奥热果夫(Ожегов)词典对 скатерть(桌布)的释义为:“изделие из

плотной ткани, которым покрывают стол”(铺在桌面上的纺织制品)。由于普通义素的外部特性,它可以是宽泛的和变动不定的,因此无法穷尽列举和形成一个封闭的、最终的集合。(Верещагин, Костомаров, 1980: 122)与此相反,异常义素因其数量有限,可以一一列举。应当指出的是,语言国情学关心的不是那些各级语言单位包含的人类共有知识,而是那些集中反映民族文化和历史特点的信息。所以异常义素在外语教学过程中得到了教学法家的高度重视。其中就包含为大家所熟知的文化伴随意义(культурная коннотация)。^②

众所周知,语言随社会历史的发展变化而进化演变。实践证明,与概念义素相比,背景义素的变化要更活跃一些,而前者具有相对稳定性。因此,从义位发展变化的角度还可将背景义素分为共时义素(синхронические СД)和历时义素(диахронические СД)。作这一区分的重要意义在于贯彻词汇背景语义化的另一条根本原则——历史性原则。(Верещагин, Костомаров, 1980: 95)就是说,在对词汇进行语言国情学分析时,必须从词汇背景的历时性出发,不仅要揭示现实的、人所共知的共时义素,同时也应注意那些还没有彻底消亡的历时义素,因为“词汇背景中的历时义素绝不是残余的和机械过时了的,而是同共时义素一样具有现实性”,“如果说词的共时义素根据授课目的或研究要求列出的话,那么历时义素则按其出现的时间顺序排列”。(同上,1980: 96)如:четверть(四分之一桶)是молоко(牛奶)的历时义素,而пакет(纸袋)和бутылка(瓶子)则是它的共时义素。

1.2 语言国情学作为教学法分支的理论与实践

应当说,语言国情学最初是为了适应交际与文化因素在对外俄语教学领域日益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而作为语言教学论(лингводидактика)的一个独立分支创立的。(Прохоров, 1998)前苏联的对外俄语教学始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发展到今天已经体系完备、蔚为大观。为了贯彻“以俄语为中众并在其学习过程

中”掌握文化这一方法论原则,语言国情学一直注重教学法理论与实践的探索,并取得了丰硕成果。同时,由于对学科本身性质存在不同理解,在其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诸多矛盾与问题。对语言国情学教学法理论作一系统梳理有助于我们全面把握其发展脉络,明辨其理论走向和成因。

语言国情学在创建初期首先在理论上划清了与国情学(страноведение)的界线。^③“语言国情学”最初特指“揭示语言(言语)单位蕴含的民族文化成分”这一基本方法论原则。除此之外,在1976年版的《语言与文化》中还探讨了背景知识问题,词的民族文化成素问题,并引入了义素概念。而文化因素在语言单位中的积蓄与表达、揭示方法和分类描写问题在1980年版《词的语言国情学理论》一书中得到了更为明确周到的阐述。其核心便是我们上面介绍过的词汇背景理论。词在这里被视为“知识的容载”(вместилище знаний)。(1980: 192—193)

应当承认,1976年版《语言与文化》和1980年版《词的语言国情学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其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语言国情学的发展基础。词的背景理论的提出丰富了人们对词义结构的认识,同时极大地促进了教学法实践研究的发展。事实上,专著《词的语言国情学理论》走的正是理论与实践研究相结合的路子:一方面它提出建立语言国情词汇学(лингвострановедческая лексикология),核心为词汇背景理论,可视为对语言学的理论贡献;另一方面,它还提出了语言国情辞典学(лингвострановедческая лексикография),明确了编纂语言国情学辞典的指导思想,可视为词汇背景理论在教学实践中的运用。在此基础上出版了一批冠以“语言国情学辞典”的系列辞书,如《苏联国民教育》(Народное образование в СССР. М., 1978),《俄语谚语、俗语和成语》(Русские пословицы, поговорки и крылатые выражения. М., 1978),以及其他有类似目的地名、姓氏、文学艺术词汇辞典等等。1977—1982年是语言国情学辞典编纂最为活跃的一个时期。(Прохоров, 1998)